

正安美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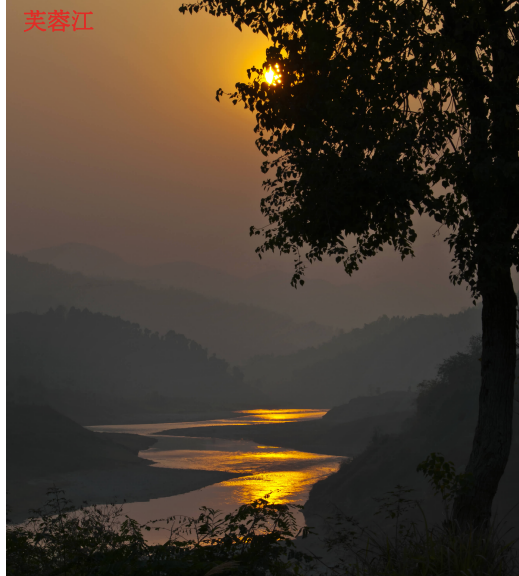
正安县班竹镇上坝茶园



农家一角



九道水



芙蓉江

贾福刚摄影作品

梦想的边界

雷霖

笔者刚到土坪镇红花村办公室,就看到一个小男孩儿,在墙角两个凳子拼成的“床”上睡觉。一只蚊虫正钉在小男孩儿额头上。办公室进进出出,吵闹非常,小男孩儿却依然睡得梦口水长流。一个女人抱着资料进屋来,径直朝小男孩儿奔过去,她先用手掌在小男孩儿脸上晃了晃,接着朝小男孩儿鼻尖儿上一巴掌就拍了下去。我心上一惊。睡梦中的小男孩儿被拍醒了,半睁眼睛,双手在脸上胡乱挠了几下,双脚打了几个把式,咂了咂嘴,然后像一只小老鼠似的,吱吱两声,就闭上眼睛,又睡过去了。女人左手托着资料,摊开右手掌,掌心一滩血。再仔细瞧瞧,小男孩儿满脸都是蚊虫咬的疙瘩,双手上也是,脚板心上也是。我心头一痛。这个睡在凳子上的小男孩儿,叫郑脱贫。这个女人,是村干部朱俊勤,郑脱贫的妈妈。

格林小学校长叶东,在格林读初中时,生着满屁股的疖疮。夏天,光着屁股,一边挠痒疮一边读书。师范毕业后,自己要求回朝阳小学教书。“我还有两个兄弟,没有书读。”前些时候,我和他聊天:“二十年前,叫你做一个梦:有朝一日,在正安县城,自己有一套洋房子,两层楼,带楼顶花园,还开着一辆三十万的轿车。”叶东说这不是笑话吗!“那,十年前,叫你做一个梦,下班后去贵阳看一场电影,然后回正安宵夜。”他说你怎么尽做白日梦啊!“那,五年前,叫你做一个梦,朋友第二天来家吃饭,你说今天去广州买个龙虾。”他说,你这个人,尽吹些不切实际的。不过,你说的这些,现在好像眨个眼睛,就都实现了。我说:“那好,现在叫你做一个梦:哪天,你说,我们下班去重庆吃火锅吧,开你的飞机?还是开我的飞机?”大家哈哈大笑。这个梦,敢做吗?谁曾想到,一二十年的光景,我们的生活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我们跑得比梦想还要快,我们跑出了梦想的边界。

族聚居地,一个牧羊女,画着眼影,描了口红,打着一排耳钉,穿一双满是泥巴的白色胶鞋,她跟着羊群,像接孩子放学。华尔山一个放羊的姑娘,怎么会是这幅模样?曾经听说,华尔山有的人坐在坝口,袖着手,对来帮扶的人说,帮我的那个人,包谷都吃完了,怎么还不来。华尔山男人马听说,只要搞好了,比外面还好。华尔山不单单是养猪养牛养羊,更要养人。我们要将华尔山养好养美,让外面的人来,我们养他们。马听和华尔山的一些年轻人,想在那些小山堡上,修一个亭子,像一张画点了眼睛。去山上挖些树桩树根来栽在马路沿线。马听家是贫困户,马听希望来帮扶的干部,不要提油拎米。他希望能帮华尔山人改变思想,帮在脑筋上,把人的思想打开,华尔山才有希望。总有一天,华尔山会在华尔山人的手上,美起来。现在,华尔山人在开眼思考,都在送孩子读书。好多家庭的墙壁上,贴着孩子的奖状。给祖宗献饭的大桌子上,有了书,有了纸,有了笔。天上飘着毛毛细雨,一群华尔山的孩子,穿着雨鞋,背着书包,打着雨伞,提着温瓶,正走在下山上学的路上。现在的华尔山,像一张孩子的脸。今天梦里的华尔山,明天画中的华尔山,都会与你相见。

在采访的路上,祖祖辈辈一口黄牙齿的高山人,端出一碗清水,他们的眼睛好像比这碗清水还要清亮,这让采写者眼里有了光;那些边远山村,电灯下读书的孩子,书声成了一家人的梦想,在以前,全家人一到晚上,家里唯一的那盏油灯,留给读书的孩子。

而路的变化,让采写者走一路激动一路,走一个地方就喜欢上一个地方。正安多美景,只是没有路到达。在那些以前一条路都没有的村寨,现在,水泥路组组相通,寨寨相连。“车子开出去,再回来,不打倒把。”也就是不走回头路。在中观镇九曲村万家山,公路通车的那天,有老人一脸认真地说,我可以早点死,到那边

去告诉他们,万家山通公路了。万家山人修了几辈人的路,始终啃不下那匹老岩。在桴焉镇红岩村,千年和花开,这两个村民组,为什么千年不开花,如今花开就千年?只因为共产党不惜血本修通了公路。在中观镇长岭村,女村支书为了一户贫困户,为一个贫困女人,修了2000米连户路,只因为不能让一个人没有好路走。公路从门前过,做窝庄稼,走产业路,脚上都不粘泥巴,不打湿裤脚。这样的日子,千百年来,想都没想过。长征是地球上的红飘带,这些路,就是珍珠大地上的红飘带。这些路,一头连着村子,一头连着北京;一头连着贫困户,一头连着共产党。

在农村,没有手机的成年人,你能数得出几个?在正安,打不通电话,发不出微信的地方,你能找得出几个地方?我有一个同事,十多年前,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是:左手一个大哥大,右手一个bb机。而今天,他用坏了的手机,都可以装半箱子。年近八旬的老母亲,也有了微信朋友圈,喊他回家吃饭,也用微信。还有,在天楼山顶,到农家买一只土鸡,也扫微信支付。流行歌曲,白天在广州,晚上正安就有人在哼。时装,上个星期才在上海走下舞台,这个星期就出现在正安街头。外出务工的,纷纷回来,因为正安也发展得飞快,也能挣到大钱,工资也跟外面差不多了。

跑遍正安的村村寨寨,再也找不到一间茅草屋,再也看不到一堵泥巴墙。有时,城里人下乡去看桃花,去观红叶,去赏雪,青山绿水间,一个童话里的村庄出现在眼前的时候,出过国的人会惊讶,这不就是瑞士的乡村小镇吗?没出过国的人也觉得眼熟,这不就是书上或画儿上的乡村吗?树林掩映处,一大栋一大栋的新房子,三层或四层,十间或八间,可以当宾馆,可以做学校。这是农村?城里人纳闷:这家肯定好多个儿子,不然,他修这么大的房子干什么?其实,这只是一间

三口。两个大人晒得像非洲人,一个闺女在远方读书。然后,城里人就由纳闷变成了郁闷,哪时我才有这样大这样漂亮的房子啊?当然,有些老人,还是不大高兴:蹲在马桶上,反而不方便。

正安白茶,让正安人出门去会个朋友,谈个业务,有了拿得出手的东西。甚至有朋友或客户厚着脸皮直接提要求:别的都不带,要你们的正安白茶。

吉他产业,让世界知道了正安,也让正安走进了世界。而这背后的辛酸和汗水以及眼泪,这弦外之音,又有多少人懂。

在新州,采写者天天被油茶吃醉,不管是采访村支书,还是贫困户,不管你走进哪一户人家,上至八旬老奶奶,下至一个小学生娃娃,都会熬一碗香喷喷的油茶。当然,油茶是新州人的待客习俗,而以前只是一碗油茶汤,甚至没有油只剩茶汤。如今,那一碗油茶汤里,有腊肉丁,有花生米,内容像日子一样丰富,味道像情义一样浓厚。

《正安县脱贫攻坚报告文学集》,是正安作家群历时半年,奔走100多个村居,采访近2000人,头上带着霜露,脚底粘着泥巴,采访本上浸着汗水,经过四次调度会,六次改稿会,作品九易其稿,才有了今天的样子。所以说,这些文字,有着天楼山雄风的气象,带着芙蓉江浪花的态度,带着正安泥土的气息,也闪着清晨露珠的光泽。

我突然想,等到郑脱贫长大了,我们一定要给他娶个美国媳妇儿。理由?简单!郑脱贫长出胡子的时候,中国肯定比现在的美国还要吸引人。那时,肯定有好多美国女孩儿,屁颠儿屁颠儿的奔生奔死的梦想着嫁到中国来。女孩子嫁到中国,就等于追到了梦想,完成了心愿。到那时,郑脱贫娶个美国媳妇儿,还不是超市里挑白菜一样简单。只是,那个美国媳妇儿会纳闷儿发呆,这么一个靓哥儿,这么一个成功人士,这么一个高富帅,还么一个中国男人,他为什么会叫郑脱贫呢?因为,那时的中国,“脱贫”两个字,只有在历史书上看到了。只是不知道“脱贫攻坚”那一章里,有没有你的名字?或我的名字?

